



异形惊魂

刘海栖 / 主编

〔英〕斯蒂芬·巴克斯特 / 著

张建平 / 译

漂流瓶丛书



明天出版社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 2027 年。世界和平日这一天，女学生梅特福带着弟弟“小蛋”和同学“电缆”上网观看世界各地的庆祝盛况。他们进入了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斯威夫特的童话小说《格利佛游记》的情节设置的网站格利佛区，那里正受着恶女皇巴格斯塔的统治。为了躲避她的追捕，

梅特福和弟弟不惜用魔粉将自己的身体缩小得像小人国里的利利普人一样。于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巨大，连围着围涎的婴儿都可以欺负他们。而“电缆”受到了女皇的诱惑，要把梅特福“吃掉”，情况万分危急……偏偏电脑的退出按钮又出现了故障，他们眼看着就回不到真实世界去了，怎么办呢？请小读者们快把这本书看完吧。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网衣
.....(1) | 第七章 追踪 ... (75) |
| 第二章 网城
..... (17) | 第八章 巨人 ... (85) |
| 第三章 格利佛区
..... (29) | 第九章 动物 ... (94) |
| 第四章 小人国利
利普 (41) | 第十章 婴儿 (104) |
| 第五章 利利普人
..... (53) | 第十一章 雷德雷
萨尔 ... (113) |
| 第六章 斯特勒尔
布勒格 ... (62) | 第十二章 瑟弗
.....(120) |
| | 第十三章 护城河
.....(127) |
| | 第十四章 宫墙
.....(135) |
| | 第十五章 皇宫
.....(144) |
| | 第十六章 女皇
.....(155) |
| | 第十七章 电缆
.....(164) |
| | 第十八章 雄鹰
.....(177) |



第 一 章

网 衣

我调好了我的卧室装置，让它早点叫醒我。
今天是世界和平日，我要上网到格利佛区转
转。

或许你也上网了，或许我们甚至在网
上见过。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网上。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一个在学校里最
不讨人欢喜的姑娘和我那笨蛋弟弟拖累着我。

人要倒起霉来真是匪夷所思！

要是我知道我差点儿再也退不出来——事实
上我觉得那天早晨我应该一直赖在床上——我说
什么也不会进入格利佛区的……

卧室轻轻地鸣响。

“早上好，萨拉。”它说。



我哼了一下，翻过身来。“梅特福，我的名字叫梅特福。”

“我没被装上使用别名的程序。”卧室一本正经地说。

“你明明装上了嘛。”外面一片漆黑。“现在几点了？”

“早上六点。”

“六点！今天是什么日子，圣诞节吗？”

“不是，萨拉。今天是星期天，2027年2月7日——”

“星期天？好啊，那你就闭嘴，让我睡觉吧。”

“……可今天是世界和平日。”

哦，哇。这下子我想起来了。

我在床上坐起来，揉揉眼睛。“让我听新闻。”

“什么频道？”

“BBC34。”

我的卧室的整个一堵墙亮了起来，上面布满各种各样的形象。

出现了在韩国釜山体育馆进行盛大的庆祝活



动的画面：成千上万的人，焰火，歌手和舞者，主席台上坐满了世界领导人。我看见了我们的首相拉维·西瓦拉扬，他的旁边是威廉国王，美国总统塞缪尔·杰克逊，还有欧洲联盟的总理大臣鲍里斯·贝克。他们在听桂冠诗人戴蒙·艾尔巴恩朗诵他的诗作。

我叫卧室把所有的频道搜索一遍。这是第二十个世界和平日，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庆祝活动。

在梵蒂冈，教皇正在向人们祝福，那张黑得发亮的脸上绽露着笑容。在拉斯维加斯，甲壳虫乐队在表演“佩帕军士”。温布利大球场在进行一场制作成激光全息图的足球赛，对阵双方是英格兰欧罗 96 队和 2026 年世界杯得主肯尼亚队。真正的欧罗 96 队已经挂靴，他们被请来观看比赛，像一群身穿灰色制服的老兵似的坐在看台上。我可以想象费立普会抱怨他们的衣着。他们为什么不照这个国家的球员一贯的打扮来打扮他们呢？现在全都是钱在作怪。瞧保罗·加斯科因。那里有个你崇拜的球员……

（顺便说一下，费立普是我老爸。他让我叫他费立普，我让他叫我梅特福。）





在冰封的泰晤士河上，有个盛大的篝火和溜冰表演。在德国，人们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污染物凝冻成直径五百米的球，又将其中的一个球雕塑成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在北极，一艘巨型飞船升空用以凝固臭氧层，一英里宽的船身上刷着“世界和平”的字样。釜山自然是庆祝活动的中心。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火星宇航员一边踏上“雄鹰号”航天飞机，一边向人们挥手致意……

“关掉。”我说。墙上出现了空白。

平安无事。全世界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真了不起！我对这些一点都没兴趣。

因为今天，格利佛区——网上最好的主题公园——将要免费……

我进浴室去梳洗。

费立普像往常一样将镜子调到“雪白”，但是我把它关掉了。我要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我喜欢是什么样子。也许等你到了费立普那样的高龄，真相会可怕得让你无法承受。

我迅速穿好衣服，奔下楼去。我打定主意，尽快吃好早饭，别让费立普在我上网之前用乔治







来烦我。

小蛋已经坐在了早餐桌旁。他喜爱的机器人“实干家”正在像掷飞碟似的把夏威夷芋泥饼掷进他的嘴里。他就是这么个傻乎乎的孩子。

就个人爱好而言，我只吃成人的早饭。我给自己倒了一大碗可乐型的饮料。

我得把昨晚的田纳西油煎鸵鸟的空盒子从饭桌上收掉。在我吃饭之前，我先给我的家猫加扎盛了一碗吃的东西。它闻到食物的香味就穿过猫洞跑进来，抖掉橙色毛皮上的雪，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

我刚把第一口可乐送到嘴边，动作就慢了下来。

小蛋正龇牙咧嘴地朝我笑。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在预谋什么鬼把戏。

“早上好，乔治。”我说。

这下子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字节！”他说，“叫我字节。”

“你还太小，不应该有别名。”

“我总不是小得不能上网吧。”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甚至停止往嘴里灌可





乐。

让我猜到了。我内心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一种深不可测、隐晦神秘的恐惧。

我说，“今天你不能跟我一起上网。”

“我当然能。”他说。他爬下椅子，开始蹦跳起来。他知道我讨厌他这么做。“老爸说我可以。上格利佛区。格利佛区。我要上格利佛区。”

“你这个小蛋！别跳啦！我不会带你上格利佛区的！”

他停止了蹦跳，又换上了那副最令人讨厌的天使的笑脸。“你好，老爸。”他说。

费立普已经进了厨房，站在我的身后。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可怕的汗衫，旧得就像被封为爵士前的诺埃尔·加拉格尔。像往常一样，他受了乔治的蒙蔽。他把小家伙的头发弄乱。

我快发疯了。就在前一天，乔治使用同样的伎俩把他的零用钱增加到了每周一百欧元。我到十岁时才得到这个数——比乔治大两岁。即便现在我每周也只剩有一千欧元。



异形微感



费立普打着哈欠走到咖啡龙头前。“萨利巴格斯在朝你叫什么呀？”

我挺直了身子。从六岁起，别人叫我萨利巴格斯我就不理他们了。

“她说我不能上格利佛区。”乔治呜咽着说。

费立普朝我皱眉头。这就是他那种“我对你很失望”的神态。我讨厌他这种样子。“是真的吗？”

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是今天是世界和平日！”

“所以你不该跟你弟弟斗嘛。”费立普说。乔治又蹦跳起来。

“他会把它搞坏的。”

“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把一个世界性的庆典活动搞坏呢？”

“这样不公平嘛。”

“我知道，梅特福。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他向我露出“萨拉，我们都是成年人”的神态。这更令我讨厌，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肯定是阻止不了字节了。





我被这个小家伙缠住了。更要命的是，我整天都得教这个小笨蛋做这做那。我知道上网之前他一定会淘气一番。

费立普把烤炉调到“我看报纸”档。他拿了一份梯尔伯里——他工作的梯尔伯里脱盐厂——最新局势报道，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起来，谈话结束了。

我闷闷不乐地喝起可乐。

我们的网衣放在空卧室里。

我的网衣还像昨晚我离开时那样放在地板上，看上去像是用鲜亮的橙色料子做的潮湿的潜水服，有连体帽兜、手套和靴子。好几个挺不错的联接管从网衣的脖子处凸出来。它们与一根粗电缆接在一起，电缆的终端是嵌在墙上的数传机插座。

那里还有费立普的大网衣——它看上去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的跳台滑雪的运动服，太土了——以及我穿旧了的儿童尺码的网衣。角落里放着那套小型的手套—眼镜装备，乔治到现在为止上网时都要用它。





这一切让乔治觉得很新鲜。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实在很符合他的个性。但是我知道我报复他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我把我那件小姑娘穿的旧网衣递给他。

“给，乔治，穿上吧。”

他停了下来。“我不能穿那个。”

“哦？怎么啦，因为这是粉色的？因为这是芭蕾舞裙吗？”

“不，”他喃喃地说，“这一直是你穿的。哼。”

“喂，过来，乔治。”费立普说。我没见他进来。“乖一点。你知道你得等到生日那天才能得到你自己的网衣。现在要像个好孩子那样，照你姐姐说的做。”

“我死也不穿。”他说。

“如果你宁愿不要上……”

“我穿我穿。”他可怜巴巴地说。他把正面的大拉链拉到底，打开网衣，开始往里面钻。

我开始穿我自己的网衣。你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件套的紧身衣。你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穿上。



当然，这种衣服应该做成紧身的。当你在网城的时候，你感觉到、触摸到、看到、听到的一切都要通过网衣；通过各个地方触到你们的皮肤，架在你眼睛上的小荧屏，等等。

话是这么说，但穿这网衣实在就像一场斗争。

“我觉得我的网衣太紧了点。”我对费立普说。

“已经太紧啦？你长得太快了嘛。”

“还要你说。”我郁郁地说。我只希望我能长得再快一点。我实在不想再做班级里个子最小的同学了。如果你是小个子，就没人会把你当回事儿。

“听着，梅特福，我得上班去了。”

我皱起眉头。老是这个样子。“可今天是世界和平日，而且是星期天。你非得上班吗？”

他叹了口气，擦擦疲倦的脸。“你知道我得上班。要不，到了喝茶的时间，半个伦敦城的人都要喝咸海水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不能上网了呢？”

“不是。”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但是你



要负责，梅特福，看好字节。”

“我知道我多么喜欢照看他。”

“我可不是开玩笑。”他板着脸说。“别让他得晕网症。最多三个小时，然后就退出。”

“你相信我就是了，费立普。”

他点点头，向我露出了“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的神色。这次我没介意。

“哦，我真的忘记了，”他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呀？”

他朝门口转过身去。“进来。”

梅格·托福勒走了进来，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管她叫电缆。她有一张瘦瘦的、没有表情的脸，她有气无力地朝我笑笑。“你好，萨拉。”

“你好。”我盯着费立普，为了不让梅格听见，轻声地说，“她来干什么？”

他看上去更疲倦了。“你知道他爸爸是我在梯尔伯里的同事。他刚刚来过电话。今天他也得上班。我就说，让她来跟你作伴吧。她可以用我的网衣……”





“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行了，萨拉……”

“梅格·托福勒是个常败将军。再说你应该事先告诉我。”

这是实情。她几乎每一种选修课都跟我一样：火箭科学，生命创造学，甚至连单调乏味的蹦极跳之类都不例外。我大概像别人一样了解她。

而且我需要一个假日。

费立普有点儿生气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一周只要上两天学。现在，在我的……”

“哦，费立普。”

“瞧，也许这会儿梅格正不高兴呢。但是她的妈妈和爸爸分手了。还记得你妈死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吗？”他抓着我的肩膀。“也许那时候你也是个怯弱的人呢。”

“常败将军，我说的是常败将军。”

“管它是什么呢。反正……”

“好吧。让她来就是了。只要她不发牢骚，那就算好的了。”